

三十八面

黑旗

郭俊明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0442963

三十八面

黑旗

郭俊明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2号

三十八面黑旗

郭俊明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90千字

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

ISBN 7-5378-1370-1

I·1348 定价: 10.80元

目 录

第一章	黑色摇篮	(1)
第二章	弯曲的丛林	(44)
第三章	暗红匕首	(102)
第四章	血洒加丹加	(147)
第五章	锋面阵雨	(182)
第六章	沙漠狼	(215)
第七章	潜网	(261)
第八章	断裂带	(292)
第九章	孤岛	(327)
第十章	雪白的倒影	(366)

第一章 黑色摇篮

同所有的河流源头一样，加龙河的源头是比利牛斯山中的一条细细的溪流。她轻声喧嚣着冲出山脉，直奔阿基坦盆地，在距离比斯开海湾 98 公里的地方，她养育了一座著名的城市——波尔多。越过波尔多 20 多公里，她与另一条河——多尔多涅河汇成法国最大最长的三角湾——纪龙德河。大西洋的风暴经常把比斯开湾咸苦的海水吹进纪龙德河、加龙河。海风把波尔多最坚实的建筑吹得呜呜作响。很多的时候，海风会越过波尔多，吹着加龙河谷地里碧绿连天的葡萄园和果园。这时，海风的苦咸便带了许多芳芬。葡萄这东西很奇怪，生长在温暖潮润的法国加龙河谷地和干燥炎热的中国新疆吐鲁番都可以成为第一流。“桔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古语看来未必是至理名言。法国政府曾三度设于波尔多，也许还是因为当时的政府首脑酷爱波尔多葡萄酒的缘故。

公元 1932 年 9 月的某个傍晚。一个五岁的名叫鲍勃·丹纳尔的男孩，从波尔多市郊的葡萄园跑回家，跟母亲埃娃说：

“我看到的葡萄都是黑色的，过了一会儿，它们全都飘到空中，象旗帜一样。”

正在品味新酿的葡萄酒的埃娃，无意中抬眼望了一眼远方。她们的家就住在市郊，可以望到成片成片的葡萄园。她对丹纳尔的话，并不感到吃惊。对丹纳尔的奇思异想似乎也司空见惯。她把目光收回来，噙着气说：

“丹纳尔，你总这样与众不同，刚生下来就这样。叫人害怕。”

丹纳尔刚能听懂语言的时候，埃娃就向他讲过他刚出生的情景。埃娃说他刚出生就直楞楞地瞪着一双阴沉的眼睛。尤其那个鼻子：峭拔，尖厉，棱角分明。埃娃吓坏了，跟护士说：

“这不是我的孩子，我不要。”

护士说：“这孩子是很怪，可他确实是从您肚子里出来的。太太，这是上帝的旨意，您没有反抗的余地。”

“我是善良人，怎么就生出个这么奇怪的孩子。”

“所有的恶魔都出自善良的母体，您不必介意。”

埃娃无意中听了一堂哲学课，把丹纳尔带给她的恐惧冲淡了不少。可护士一出去，埃娃就害怕起来。她不敢看丹纳尔的眼睛，那是一道利光，一道冷光，一种叫人捉摸不透的颤栗。她闭上眼睛由着丹纳尔拼命吸吮她的奶头，并且忍着被吸吮的疼痛。第二天，她匆忙写信给孩子的父亲——远在非洲殖民地服兵役的军士长，说她生了一个怪物。军士长丢下公务，急如星火地赶回来，却喜出望外，抱着埃娃又吻又啃，感谢她为他生了一个伟大的儿子。埃娃叹了一口气：

“天哪！你这么喜欢这怪物，我原以为你会把他处置掉的。”

“不，我喜欢怪物。亲爱的。”

埃娃不想听这些，求他把丹纳尔带走。她说：

“我看到那双眼睛就害怕，鬼气森森……”

“好吧，我把他带到非洲。”

“让他跟更多的怪物在一起生长吧。”

临行前，军士长改变了主意，跟埃娃说：“我想你应该尽母亲的责任。我是军人、出生入死，朝不保夕，带着孩子不行。我保证你不会再生怪物了。”

埃娃笑了，说：“你拿什么保证？”

军士长笑着说：“我不再跟你睡觉”。

“那就再生怪物吧。”

军士长把丹纳尔留下走了。埃娃渐渐习惯了丹纳尔那双眼睛。可军士长一去五年未归，说是殖民地的人反抗强烈，战斗不断，不能归家看望妻子。唯一使埃娃高兴的事是军士长成了少校。同时，埃娃也再没有生怪物。

“我父亲什么样儿？漂亮吗？”丹纳尔时常问。

“跟你一个模样儿，鹰钩鼻子、老鼠眼、狗熊下巴……你会梦到他。”

“我梦过鹰、老鼠、狗熊，可没有梦到我父亲。”

“你把他拆开了。”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

“不知道。你可以看看他留下的东西，或者还有他寄回来的东西。”

埃娃的父亲是科西嘉人，最初从马赛登陆的时候是个流浪汉。靠着他的聪明和吃苦精神，得到了当时在马赛经营珠宝的埃娃的外祖父的赏识。埃娃的外祖父先把一个珠宝分行交给他，后来又把女儿嫁给他。埃娃身上流着法兰西和科西嘉两种血液。她很漂亮，又正值丰腴时期，更加迷人。她对她的美貌很骄傲，常对丹纳尔说：

“你要象我就好了。”

“为什么？”

“我很漂亮。”

“我不喜欢漂亮的女人。”丹纳尔很不以为然。

这种话构不成对埃娃自尊心的伤害，所以她不计较，还不断地重复这些话。

丹纳尔从五岁将碧绿晶莹的葡萄看成黑色旗帜那天起，就不断翻腾父亲的那些东西。他看到了一些不同样式的军服，一些徽章，最让他感兴趣的是一把战刀。战刀寒光闪耀，映出他那张变了形的脸。他把战刀比划着横来竖去，不断变着鬼脸，欣赏那些

花样，觉得非常开心。

埃娃第一次见到丹纳尔玩那把战刀，吓得惊叫一声，赶忙把刀夺过来。丹纳尔却不作声，冷冷地盯着埃娃。埃娃叫道：

“这是刀，会割破手，会砍掉脑袋，懂吗？这东西不能玩。”

埃娃把刀藏到一个小丹纳尔够不到的地方。但是这个家已是丹纳尔无处不能到。埃娃只好把战刀带到巴黎她的父亲家。她的父亲把珠宝行的总部已从马赛迁到巴黎，同时还在里昂、勒芒以及邻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西班牙开了分行。

他对埃娃说：“这孩子长大了准是个畜生。”

埃娃不许父亲这样说自己的孩子。父亲笑一笑让步：

“好。就算他长大是个英雄。那么从小玩玩战刀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何必把它放在我这儿。你知道你不能把全世界的战刀都收藏起来。你放心，再过五百年它成了古董，我会亲自去收它。”

“那时候您也成了古董……”

“是的，但是这种事业总有人来做，我的灵魂。”

埃娃的父亲是个和平主义者，对于女婿的职业颇为反感。他不愿意把这把战刀放在他的家。

埃娃说：“看着他拿着那东西比比划划的，我觉得太可怕。说不定哪天真把我给杀了。”

父亲又让了步，说：“那就放在我这儿吧。等他那个屠夫父亲回来，你就来取回去。”

埃娃也不愿意父亲这样说她那位少校，可她明白父亲非常爱她。父亲极希望她嫁给一个艺术家，她总觉得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心里有些内疚。当父亲表示出对她的丈夫表露不满的时候，她不好意思反驳。

埃娃赶回波尔多，那位受她委托照看丹纳尔的邻居正在车站等她。见到她，邻居便大叫大嚷：

“天哪！您可回来啦！您那位小祖宗不吃不喝，瞪眼坐着，都

快死了。”

埃娃倒不着急，“您不是知道吗？那是个怪物，您用不着犯急。”

“怪物。噢，我知道他是个怪物。但是怪物不吃不喝也要死的。”

说话间，她们便到了家，小丹纳尔果然端坐在邻居家里，像一尊雕像。阴沉着脸，一言不发，见到埃娃，冷冷地问：

“我要那把战刀，您把它弄到哪儿去了，是不是藏到我外公家去了？”

那两道利光象箭直射埃娃的胸膛，她没法撒谎，说：“是的。”

“我还要它。”

“你……你外公把它当古董收购了。说不定，说不定这会儿已经把它卖了。”

“我要它。”

埃娃把丹纳尔领回家，对他说：“你就绝食吧。不过你得自己写信跟你父亲说明白。”

丹纳尔似乎回心转意，狼吞虎咽地把埃娃给他准备的饭吃了个精光。他问：“我外公的珠宝行有多大？”

“和地球一样大。”

“总有一天他会收购地球。”

埃娃笑了，说：“是这样。”

丹纳尔背起书包上学去了。埃娃松了一口气。其实埃娃不知道丹纳尔正酝酿着一个阴谋。第二天早晨，丹纳尔给埃娃留了一张歪歪扭扭的字条，说他去旅行，过几天回来。埃娃又发现她的钱包里的钱也没了。她到学校去打听，学校说没有组织旅行，只知道丹纳尔请了假。

埃娃团团转了一阵子，索性不再去想，由他去吧，反正他有钱，饿不着。过了几天，丹纳尔扛着那把战刀气昂昂地归来，埃娃才明白丹纳尔是跑到巴黎去取那把战刀。埃娃没办法，只好说：

“你可别把我杀了。”

“放心，我不会杀人。我只是喜欢这战刀。”

“唉，你该喜欢小白兔才是。”

“我不喜欢别的东西。”

埃娃这才想起该问问丹纳尔是怎样从波尔多到巴黎，又顺利地返回来。丹纳尔说：

“拿钱买票。坐车。到巴黎找最大的珠宝行。”

“可你的外公并没有见过你。”

“我去要我父亲的战刀，不是为了让他见我。外公把战刀给我，把我托给一个熟人带着。就这样回来了。”

“天哪！你真是个神仙。”

丹纳尔得意洋洋地欣赏那把战刀，没理会埃娃的神情。埃娃看着丹纳尔，心里忽然涌上一阵恐惧。一个七岁的孩子胆敢从波尔多只身跑到巴黎，仅这份胆量也足以叫人害怕。那么，也许在某一天他会丢下埃娃只身出国、下海、探险……埃娃立即给丈夫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儿子对战刀的忠诚与热爱，儿子的胆量以及她自己的担忧。她劝丈夫早些回来，好好调教这个宝贝儿子。过了不久，丈夫着一身戎装从非洲归来了。

老丹纳尔回到家，见丹纳尔正在玩弄那把战刀，心里一阵激动，冲过去把丹纳尔抱起来，狂吻了一气。

丹纳尔被这突如其来的亲热弄得很不耐烦，把战刀在父亲的眼前比划了一下。恰好丹纳尔的父亲在非洲养成一个坏毛病，容不得有任何武器在眼前挥舞，那怕是一根火柴棍儿。当那一道白光闪过，一种本能便被唤起。他做了一个躲闪的动作，伸出手抓住那只握刀的小手，一拧，刀便咣啷一声落地。另一只手把丹纳尔往出一甩，丹纳尔便跌出好远，可丹纳尔并没有害怕，翻起身第一件事就是去拿那把战刀，但是战刀被父亲的一只大皮鞋踩在地下了。眼睛里的两道利光与另两道利光相遇，都使对方感到特别。父亲和儿子就这么僵持了好半天，一直到埃娃回来，看见这

情景惊叫了一声，才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身份。

丈夫紧紧抱住欢叫的埃娃，但是一道利光从他们中间闪了一下，那把战刀便横在他们中间。

埃娃叫道：“丹纳尔、他是你父亲。”

“是父亲也不许抱您。”

“他有权利。丹纳尔。”

“不行”。

丹纳尔的父亲又一次把战刀从儿子手中夺过来，狠狠地朝丹纳尔屁股上踢了一脚。丹纳尔踉踉跄跄跑出好远，一头栽倒在地上。

埃娃过去扶丹纳尔，朝丈夫喊道：“你怎么了，这是你儿子。”

丈夫不理睬埃娃，却朝丹纳尔喊道：“喂，儿子，你看……”

父亲把战刀抛向空中，发出嗖的一声尖响。刀在空中急速地旋转着，转出耀眼而缭乱的图案。丹纳尔只看见一团白色的线条闪着光、却看不见战刀在哪里。旋转的战刀飘然而落，父亲用脚尖轻轻一挑，战刀又飞到半空，又是一团闪光的线条，一个迷离的图案。丹纳尔看得着了迷，一动不动。父亲又玩了两次这样的把戏，才一脚把战刀踢到一棵果树上。让那刀深深地扎进树干。

“你好象在非洲学了魔术。”埃娃说。

“战争就跟魔术一样。懂吗？我的儿子。”

丹纳尔盯着他看了半天，“我母亲说你是鹰钩鼻子、老鼠眼、狗熊下巴，我看不像。”

父亲哈哈大笑起来，“你母亲总是用最丑的字眼来描绘我。其实我很漂亮。是吗？”

丹纳尔摇摇头，“不很漂亮。”

“很好，你还没学会恭维人。看来你母亲的教养还不错。一个男人学会恭维人是很可怕的事。”

“什么叫恭维？”

“恭维吗？就是把丑八怪说成是漂亮的天仙。”

“这我不会。我母亲很漂亮，可我没说过她漂亮。”

“她可是天下第一大美人。”

“我不这么认为。”

“也好。不必跟我观点一样。”

“您得给我把战刀取下来。”

“没关系。风吹着它会发出很好听的声音。这里的葡萄园真美，非洲没有这东西，只有很多沙漠。”

“非洲可怕吗？”

“当然。非常可怕。沙漠、裂谷、干旱的土地。还有那些土著人，跟野人一样，不怕死，打仗非常勇敢。”

“您跟他们打过？”

“打过。不止一次，不止一年……他们很可怕。”

“怎样可怕？”丹纳尔抚摸着父亲的军衔标志问。

“怎么跟你说呢？他们冲向我们时，赤身裸体，跳着奇怪的舞，还唱着鬼哭狼嚎般的歌。他们挥舞着大刀，长矛……只要捉到我们的人便剥成肉酱。他们嚎叫着，象做着野蛮的游戏。”

“我长大了也去非洲。”

“去干什么？”

“用这把战刀把他们也全剥成肉酱。”

“好样的。”父亲把丹纳尔举过头顶。丹纳尔觉得父亲的手特别有力量，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这样一种力量。它和母亲的温情格格不入，完全是另外一种风光，好象更加险峻，因而也更加迷人。

晚上，丹纳尔非常固执地要和父亲睡在一起，他抵挡不了父亲那种强悍对他的诱惑。或者这是一种对暴力的潜意识屈从，也许是一种崇拜。也许他是不愿意让父亲占有母亲那份温情；也许是不愿意让母亲拥有父亲那种强力。除了固执、丹纳尔还是固执，

横在父母亲之间，阻隔了他们的欲望的碰撞与交汇。

埃娃笑笑说：“看来我们也只能有这一个怪物了。”

丈夫打了一个疲惫的呵欠，“也许，能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强行隔开的人将来能成为一个英雄。不过可别到非洲，在那里任何英雄都胆战心惊。”

多年以后，丹纳尔在扎伊尔的加丹加面对赤身裸体，踏着非洲鼓点，挥舞着弓箭长矛向他进攻的巴卢巴人的时候想起过父亲的这几句话。不过那时候的感觉与此刻是不一样。那时候的确心惊肉跳，而此刻却是一种向往。

从这个晚上开始，丹纳尔必须听父亲讲完一个战斗故事才肯入睡。故事不管是多么的惨烈、残酷、充满血腥味，丹纳尔都不在乎，听得津津有味。丹纳尔的父亲用这种残酷的东西换取与妻子的温存，不过他讲的是历史，历史本身就带有温情。所以，丹纳尔的父亲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倒是埃娃忧心忡忡怕丈夫真把孩子教成一个屠夫。丈夫却说：

“那是一种血液，一种骨髓，没有的教不会，有的去不掉。他也许是一个教士，也许是一个屠夫。只能听天由命。”

丹纳尔的父亲在家呆了些日子，突然不想回非洲了，于是便向上司申请退役。申请立即被批准，并且为了表彰他在非洲的战绩，允许他永久地保存那套军服以及一切军人标志。

“我放下屠刀了。你父亲也许该容忍我了。”他对埃娃说。

“我父亲也不过说说而已。他只是讨厌战争，所以也讨厌军人。不关你什么事。”

“那么，我也来做做珠宝生意？”

“算了吧。我们买片葡萄园来种吧，我喜欢这种恬静的生活。”

“好吧，一言为定。”

每当父亲不在家的时候，丹纳尔总是象欣赏艺术品似的欣赏父亲那些做军人的标志：军服、徽章、军衔标志、旗帜、战刀、手

枪……一件一件地仔细地玩、那神情简直不象一个孩子，倒象一个面对古董的历史学家，或者象一个面对自然的哲学家。父亲的葡萄园，丹纳尔从来不关心，仿佛那是很久远的跟他毫不相关的事情。结果，丹纳尔童年到少年的摇篮错了位，加龙河谷地的温馨，比斯开湾海风的柔情，阿基坦盆地的碧绿的春色都被他忽略了，或者说全被他抛弃了。

有一天，丹纳尔心里突发了一点好奇，所以就问父亲：“我为什么看见葡萄象黑色旗帜？”

父亲自从经营起葡萄园就变成一个善良人。他尝到喝醉了葡萄酒是一种什么滋味，从此也就染上一喝就醉的毛病。丹纳尔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还沉醉未醒。他答道：“所有的旗帜都象征着胜利，不管什么颜色。”

这不是丹纳尔想得到的答案，不免让他兴味索然。父亲沉醉的样子充满温馨。很象一个梦，可没有使丹纳尔感动。丹纳尔对胜利这个概念的认识还很模糊，既然父亲说所有的旗帜都象征胜利，那么，旗帜的颜色就无所谓了。丹纳尔把目光又投向那把战刀，回想起父亲给他讲过的许多故事，他忽然有一种杀人的欲望。这种欲望非常凶猛地袭来，使丹纳尔感到有些惊慌，因为他毫无准备。他真想抽出战刀、砍向父亲那柔软的脖颈，看那带血的头颅滚落在地。血是红色的，也许能染出另一种更美的旗帜。

丹纳尔长到十三岁，从外表看起来已象一个成年人。那只峭拔，尖利的鼻子更加峭拔、尖利，那双眼睛的光更加阴沉、更让人捉摸不定。他在学校里沉默寡言，从不与人争论什么，有时候尽管他是对的，也懒得辨白。老师有点不大喜欢他，嫌他老气、不象别的孩子那样充满童稚的天真。有一次老师莫名其妙地罚他的站，他没有反抗、顺从地站在指定的位置上，很规矩地立正，象竖在那儿的一支铅笔。这位老师经常把体罚学生当做一件乐事，尤其愿意训斥那些偷懒的，姿势不合要求的学生。可这一次老师多

少有点失算，丹纳尔就那么一直笔直地站着。早该超过平常的时间了，可老师仍然不解除禁令，很耐心地陪着丹纳尔熬时间。丹纳尔的沉默和顺从里面含了某种坚强、某种蔑视，聪明的老师终于悟透了这一点。老师的报复心大大增强，他必须熬到丹纳尔求饶。午后，从比斯开湾刮来的风忽然把一片云吹到丹纳尔的头顶。大雨倾盆。这刺激了老师的残忍，依然不撤除禁令，他还等着丹纳尔象落汤鸡似的跑进教室，那时候，他会哈哈大笑，欣赏他的杰作，从丹纳尔的狼狈中获得一点快慰。

阵雨过后，又是炎炎烈日，丹纳尔湿透了的衣服升腾起缕缕热气。让人想到纪龙德河口的晨雾。老师说道：

“丹纳尔，你要是求饶，你就可以回家。否则，你就得一直在这儿站着。”

丹纳尔神色不动，只是粗粗地呼出一口气。

“怎么样？丹纳尔。”

“.....”

“丹纳尔，你太骄傲，所以我要罚你站，也没有什么道理。但是我有权利罚你站。”

“.....”

这时候，丹纳尔的父亲来了。他远远地看见被罚站的丹纳尔，心里很懊丧，硬着头皮走回来问老师：

“是他犯了错。对吗？如果确有错，是应该罚站。”

父亲又朝丹纳尔喊道：“丹纳尔，应该向老师认错。我在非洲的时候，曾经亲自罚人站过两天两夜。非洲的太阳，嗨，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丹纳尔不做声，冷冷地盯着老师。老师低下头。他知道丹纳尔的父亲是个战功卓著的退役上校。他朝丹纳尔挥挥手，丧气地喊道：

“你走吧，没事了。”

他扔掉烟头，没和丹纳尔的父亲打招呼，想一走了之。丹纳尔朝他喊道：

“不！您得说我没错。”

老师愣了一下，回头望见了丹纳尔那冷森森的目光，好象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噤。他悄声说道：

“好吧，就算你没错，你可以走了。”

在回家的路上，父亲问丹纳尔：“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有错没有？”

丹纳尔轻描淡写地说：“没事，咱们走路吧。”

父亲叹了一口气，“是啊！这没什么！这不算什么。知道吗？咱们这个地方快要打仗了。”

“打仗？”

“嗯。”

“和谁？”

“德国人。”

“德国人？”

“是的。”

丹纳尔刚刚学过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才知道普鲁士人曾经夺去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怎么又要和德国人打仗？

“为什么？”

“不知道。战争是没有道理的。德国人吞并了波兰，侵入奥地利，还有捷克。达拉第的和约阻止不了德国人。”

丹纳尔不大懂这些事，不过他挺向往打仗，他希望父亲的话是真的。管它跟什么人打呢，只要打就行，那把战刀也许能派上用场。

父亲又叹了一口气，“不过，这跟小孩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我现在很厌烦战争，就象你外公那样。我只想多酿两坛子好

酒，把葡萄种得好些……”

丹纳尔又看到漫天遍野的黑旗，黑旗阵中有一把雪亮的战刀。它打着旋儿，一团亮光，一个迷离的图案，然后有一条漂亮的弧线抛向远方。他好象听到二百里之外的海水的咆哮。

这一天晚上，丹纳尔怎么也睡不着，他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东西在召唤他。那是微茫之中的渺渺之音，听得到，看不见，遥远而有力，让人不能抗拒。他当然弄不清这是一种什么东西，他感到了它的强大，只是身不由己地屈从于它，就象前些年屈从于父亲的力量一样。他整夜都睁着眼睛，静心悉听窗外一列一列的火车开过，轰隆隆的声响震得窗户簌簌作响；他还能听见波尔多港口轮船汽笛的鸣叫，悠长而凄厉。穿过黑暗，他自然又看到铺天盖地的黑色旗帜以及那个战刀旋转出的线条和图案。

拂晓的时候。丹纳尔忽然感到大地有一种强烈的震动，这是神秘的灵感，它毫无预示。他叫道：

“大地在震动。”

喊声惊醒父亲和母亲，父亲以军人的敏感去感受每一丝微小的震动，但一无所获。他重新躺下，安慰丹纳尔：

“你做恶梦了。”

“不，这是真的。”

“你在做梦。丹纳尔。快睡吧。”

丹纳尔不出声了，可他仍在谛听。正是在这个拂晓，希特勒下达了执行西线作战计划的命令。4000架飞机从德国西部边境机场起飞，闪电般地掠过比利时和卢森堡，直扑法国境内。炸弹象暴雨一样倾泻下来，火海一片未灭，一片又起，灼热的红色波涛在绿色的大地上翻滚起伏，空气中的硝烟味儿让鸟儿窒息。在太阳下闪着冷光的钢盔，成团地向前滚动，军号长鸣，传遍了整个法国。波尔多绿色的葡萄园自动降下半旗，为沦陷的法国致哀。

丹纳尔父亲的坏脾气又发作起来，暴怒地吼道：